

马晓娟

著

历代正史

『经营西域人物事迹』 撰述资鉴

新疆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马晓娟 著

历代正史

『经营西域人物事迹』

撰述资鉴

新疆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中心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代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资鉴 / 马晓娟
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201-1281-9

I. ①历… II. ①马… III. ①西域-行政管理-历史
-研究-古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3461 号

历代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资鉴

著 者 / 马晓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李建廷 王晓燕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11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1281-9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疆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中心”资助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科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优秀成果

自序

2002年笔者本科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地理系。依据自己内心的人生寻“道”意识与对历史人文学科的喜爱，2003年跨专业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成为一名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中国史学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5年有幸获硕博连读资格。自此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为契机，开始以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史双线并行为视角，贯通性地来考察中国历代正史（即二十四史与《新元史》《清史稿》）“西域撰述”。2008年博士毕业后，进入新疆师范大学工作。2011年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申报并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统一多民族发展中的历代正史‘西域撰述’研究”（编号：11CZS001）。在此项目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历代正史中不仅记述了历朝历代对西域地区经营的过程与重大事件，而且记载了各朝各代不少人物经营西域的微观事迹。因受制于此项目研究整体框架与内容所限，故在项目研究报告撰写过程中，只对一些经营西域人物事迹做了附带性考察。但笔者认为其完全可以单独做一个贯通性的考察，故2015年笔者结合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课题相关指南，申报并获准立项：“从历代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到中国历史上处理西域民族问题得与失研究”（编号：2015-GM-044）。功夫不负有心人，项目最终研究成果被鉴定为“优秀”。此书便是本项目的直接成果。除此之外，笔者在考察历代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时发现，西行记是不少人士经营西域的一个重要成果，故对此也做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申报并获准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科基地西域文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中国中世纪西域行记研究”（编号：XJEDU040215B01）。故本书也包含了此项目的研究成果。此书的出版承蒙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中心各位同仁，以及天山学者暨上海外国语大学马丽

蓉教授等鼎力支持，这里特此感谢。本书出版后将作为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史文献研读”课程配套教材。

还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笔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与错误，还请学人不吝指教。

马晓娟

2017年3月1日

前言

新疆古称西域，从地理环境看，它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地理单元，与之相连的蒙古高原、河西走廊及青海等地区在历史上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成分都有过直接影响。在这些区域曾经叱咤风云的塞人、羌人、月氏、乌孙、匈奴、鲜卑、柔然、高车、吐谷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等民族及政权都在新疆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影响至今。新疆古代与今日的民族都有他们的身影或印迹。换言之，他们是今日新疆诸多民族的先祖来源。作为客观历史的反映者，史学撰述也体现了这点。反之，历代史书“西域”所指无统一标准，又折射出这些相连地域人文变迁，政权更迭与势力范围的伸缩。故本书所言“西域”大致包含了从《史记》到《清史稿》的历代正史^①所指范围。核心区域基本不出新疆范围。总之，此书本着尊重历史原则，为避免“一刀切”，围绕新疆为核心的上述所含区域来展开论述。

一 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故处理民族问题，经营边疆与域外是历代王朝面临的重要课题，史书多有记载。历代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它们尤其受到近现代西域学者所关注。最重要的体现是各种通史著述对其相关史料的吸纳与引用，综合性史书，如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②、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③、苗普生、田

① 为贯通性探讨，本书正史包括二十四史与《清史稿》。参引均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引只标书名、卷次与篇名。

②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

③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卫疆主编的《新疆史纲》^①、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②、杨建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③、翁独建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④等；单独涉及经营西域人物事迹的，如谷苞的《新疆历史人物》^⑤；断代性考察之书在论述中对相关时代“人物事迹”也多有“借用”，如余太山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⑥、魏良弢的《西辽史纲》^⑦等。但凡关涉西域诸文多寡都会对正史相关“事迹”有所考察。

总之，相关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综合来看，明显有几个特点。一是注重宏观研究，即大多数人物事迹都是在中央王朝经营政策视野下来展现，单独对其具体活动的微观考察比较薄弱。二是对人物事迹考察绝大多数都是正面“报道”，经营中的失误与错误言及不多，而对反面性人物不良作风更是极少谈到。这种视角，不利于全面体现出以史为鉴。得可资，失亦可资，后者对于现实经营边疆、友邦，特别是处理民族问题借鉴，有时显得更为重要。三是大多数成果都是对典范人物事迹进行考察。最多反映的是集中性专门研究处于历史两端。一端是两汉时的张骞、班超等成为热门话题；另一端是清末经营新疆的林则徐、左宗棠等成为热点。而对正史所载其他时段及正面或侧面经营西域人物事迹考察明显不足。四是直接从文本记载来探讨“经营事迹”的经验与教训很少。目前，贯通性地从历代正史为着眼点，来反映与总结中国历史上经营西域人物事迹研究，就笔者所见，既无专文也无专著。基于此，笔者旨在前人基础上，拾遗补阙，以历史与史学发展史双线并行为视角，对历代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做一个较全面的梳理与探讨，主要从微观具体层面所反映的内在经营理念来考察各代经营人物活动的得与失。

史书是人们对历史的记载与总结者，也是历史的传播者，是后人认识前人历史最基础与核心的媒介。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最终归宿，也是其绵延千年的生命力所在，本书作为史评类著述也旨在于此。

① 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② 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③ 杨建新主编《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

④ 翁独建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⑤ 谷苞：《新疆历史人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⑥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⑦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

二 关于本书几点说明

(1) 任何历史记录都有其产生背景，正史“经营事迹”撰述也不例外。千年来中国内地与西域人文关系发展是其产生的历史前提，中国多民族史学编纂传统则是催生其产生的学术动因。对此笔者相关著作^①已有详论，本书不再赘述。

(2) 因各代区域人文关系发展差异与各史撰述详略不同，历代正史“事迹”撰述也呈现出厚薄不一。故笔者在考察各代“事迹”时，不拘一格，既有多人的总体性“事迹”论述，也有单独突出个性事迹探讨；既有围绕人文关系史来展开讨论事迹的，也有按事件性质类别来谈论的；既有得失结合同时考察的，也有分别探究的。不管哪种模式都以突出人物微观事迹为主线，得失事迹无论多寡均有述评。

(3) 一般历史研究将正史“事迹”作为史料来用，本书则将其作为直接考察对象，即对其反映的经营理念、策略得失作以梳理与述评时，无意于脱离文本自身。

(4) 限于篇幅所限，上文对前期相关研究已做了综述，故正文论述时对大部分前人某些观点的认同或商榷均融入行文中，不再做过多述评。

^① 参见拙著《历代正史“西域撰述”探略·导论》，学苑出版社，2014，第7~33页。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两汉：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形成期	001
第一节 《史记》对经营西域人物事迹的撰述	001
第二节 《汉书》于西汉经营西域人物事迹之反映	012
第二章 魏晋至隋唐：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发展期	040
第一节 《后汉书》对东汉经营西域人物活动的记述	040
第二节 《三国志》就曹魏经营西域贸易人物史事的反映	058
第三节 《魏书》所载北魏时期经营西域人物活动	059
第四节 《隋书》经营西域人物事迹的描述	068
第三章 五代宋元：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繁荣期	077
第一节 两《唐书》中经营西域人物事迹展现	077
第二节 《新五代史》对经营西域人物事迹之记载	133
第三节 元修三史对宋、辽、金经营西域人物事迹的撰述	141
第四章 明清民国：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嬗变期	154
第一节 《元史》对蒙、元时期经营西域人物事迹的描述	154
第二节 《明史》所记经营西域人物事迹	165
第三节 《清史稿》对经营西域——新疆人物事迹之撰述	173
结语 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总的启示	193

第一章 两汉：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形成期

现存先秦典籍对远古西域多少有所涉及。这些记载与考古发现都说明秦汉之前，西域与内地已有不少交流。官方正式交往且有明确记载的则始于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在中国史学史上，它是西域记载真正的先行者，无疑，也是正史“经营西域人物事迹”撰述的开山鼻祖。班固继之，在《汉书》中立相关人物传，成为后史撰述之宗。因而，这时期可称得上是正史“事迹”撰述形成期。

第一节 《史记》对经营西域人物事迹的撰述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之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发展和变化，而“成一家之言”。^①这在《大宛列传》^②所载中心人物经营西域事迹得失中有具体展现。

汉武帝经营西域伊始，即为“断匈奴右臂”。此正是《大宛列传》产生的前提。该传是现存西汉首次经营西域历史最早记录者，核心内容记载了武帝为抗击匈奴，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及对西域最大一次动武，即大宛之役。透过历代正史看，此传所记武帝时经营西域之得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张骞通西域，特别是对内地与西域关系发展之贡献是学界一个热门话题^③；关于武帝初期经营西域也多有宏观性探讨，且

① 参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说明与《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

② 本小节引文凡出自《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者，不再出注。

③ 参见向红《〈史记〉中的张骞——读〈史记·大宛列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洪涛《张骞“凿空”与东西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白庆红《张骞通西域及通西域“凿空”的内涵及意义》，《德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等等。

多为正面性评价。^①而对两者经营西域具体微观层面的得与失，特别是后者少有论及；对大宛之役中一个核心人物李广利经营西域得失则更是鲜有论及，所涉也基本是谈到此役的积极与消极影响，而非其本人。故以下笔者意在透过司马迁视野对这三个中心人物经营西域微观层面得失进行梳理与探析。

一 汉武帝在经营西域方面的得失体现

审视此传，最核心的展现是司马迁对武帝在经营西域方面得失的描述。

1. 用人当与否

在经营微观层面，司马迁尤为注重的是武帝在用人方面的当否记载与总结。透过史文，可以看出武帝在经营西域最成功与失败处均表现于用人方面。

(1) 慧眼识英雄

从列传看，武帝经营西域伊始在用人方面很认真，也很有眼力。这就是他对张骞与堂邑父的使用。司马迁对武帝初次选派使者出使西域，并无过多描述，但从侧面记载可反映出他的伯乐之眼。

从西汉伊始到武帝初期，匈奴与汉可说是敌对关系，出使西域不仅路途艰苦遥远，且“道必更匈奴中”。不难想象，出使西域意味着生死两茫茫，贪生怕死之辈是不可能主动去应征的。传言：

天子……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留骞十余岁……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此段主要讲的是张骞首次出使西域事迹，但从中却可以反衬出汉武帝使

^① 参见张安福《汉武帝经略西域的策略研究》，《史林》2009年第6期；苏北海《论汉武帝征大宛》，《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1期；高荣《论汉武帝“图制匈奴”战略与征伐大宛》，《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等等。

用张骞是不错之举，特殊表现是张骞在匈奴中多年“持汉节不失”，终不忘自己的身份与使命，并见机行事“居匈奴中，益宽”，便“与其属亡乡月氏”。“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从往返时间与人数差异中看到的不仅是张骞英勇的一面，也从侧面反映出武帝的慧眼识英雄。除此之外，本段还特意点到了一个人物，胡人“堂邑父”。在出使西域过程中，他一直忠于职守，并借着“善射”的本领，时至“穷急射禽兽给食”，使得他与张骞“二人得还”。虽寥寥数语，也足以表现出他善始善终、持之以恒和英勇忠诚精神，换个角度来看，他的被任用又间接体现出汉武帝的用人得当。尤其是此人乃胡人之后，即匈奴人，武帝派他随从张骞出使西域，可见考虑之周全。当然，他也不辱使命，故而，后来被武帝封为“奉使君”。

虽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均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或乌孙夹击匈奴的目的，但他却打开了西域诸国与西汉官方关系封闭的局面，特别是为人文交流奠定了良好基础，这远远超出了武帝最初的设想。张骞出使也使汉朝官方获悉了出使西域的路况及诸国面貌，他本人因途中居匈奴多年使其熟悉匈奴环境，因此后来“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故武帝在经营西域伊始，用人方面是成功的。司马迁通过史文也给予肯定。但随着两地关系发展，武帝在后期用人方面就不如初期。势必也得到司马迁犀利的讽刺与笔伐。

（2）滥竽充数

优秀使者能推动良好的人文交流，张骞即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传言：“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逝世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以为质（诚信也）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相反，则会阻碍人文关系的发展，甚者会造成二者间兵戎相见。张骞之后由于武帝在使者人选上的滥用，破坏了张骞所树立的西汉良好形象，也严重影响了人文关系交流，转载：

自博望侯（张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

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贵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

由上文看，汉首次对西域动武——姑师、楼兰之役，初缘于“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所造成的一系列不良连锁反应之结果。汉伐大宛也有类似性，大宛不予汉使马，“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一个“妄言”，一句“汉使至轻我！”司马迁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大宛与西汉矛盾激化的导火索，首先是缘于汉使“无礼”。班固对此有追述与评论：“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①

西域诸国对前使者张骞与后之使者态度有着鲜明的不同。司马迁通过反差极大地描述，说明道德礼仪在人文关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影响度有时甚至超过经济、政治、地域等因素；同时，他也意在针砭时弊，抨击武帝继张骞后，在经营人选方面滥竽充数，使用一些唯利是图者，进而造成西汉与西域诸国关系的恶化。

2. 大宛之役中的得失

此役是武帝时对西域最大一次动武，意义深远，在人文关系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历代世人多有探讨，是非各有说法。^②兹以本传所载此役全过程为底本，通过行文分析来看司马迁对此役，特别是对武帝在此役中的得失总结。

就司马迁本人而言，一些学者认为他对此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③客观

① 《汉书》卷79《冯奉世传》。

② 马晓娟：《〈史记·大宛列传〉与大宛之役》，《西域史林》（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13。

③ 苏诚鉴：《谈〈史记·大宛列传〉叙大宛之役》，《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地说，笔者认为他对西汉伐宛既有否定又有肯定。从道德评价来说，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特别是武帝首次伐宛。如上文言，汉与大宛关系恶化首先缘于汉使“无礼”，但武帝对此并未做深入调查，他愤怒之余听信谗言，如传云：“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宛……取善马。”汉使的妄言轻举，武帝的轻信谗言，轻率选将，以及对对方的各种轻视态度等最终酿成了战祸。这与传文前半部分所记张骞二次出使西域之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张骞携带财物，欲联合乌孙，虽遭拒绝，但却无任何轻视对方的举动，而是带其使者一同归汉地，这为汉以后联合乌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后来乌孙还主动请婚于汉，愿与之结为昆弟。张骞与后之出使大宛之臣，均身为汉使且为君请命，前者求婚求联盟，后者求马，前后二者虽都遭到对方拒绝，但由于二者持不同的态度及采取相异的处理方式，使其结果及影响截然相反。司马迁通过前后对比记载，不仅意在强调使者人选道德修养与能力的重要性，也反映了他对首次伐宛的基本看法。这在《史记》诸多篇章中都有反映，如《万石张叔列传》言：“是时汉方南诛两越……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①《封禅书》曰：“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②《天官书》说：“越之亡，荧惑守斗……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萃萃大者。”^③

针对二次伐宛，从历史角度评价来说，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其中有对武帝肯定的一面。虽二次伐宛缘于首次，但当时形势及出发点与首次有所不同，传云：“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很明显，二次不可与首次只为求马同日而语。司马迁对武帝所言部分原由是赞同的，而且对后来伐宛胜利后的影响与所采取的“逆取而顺守”措施也是认可的。如传言：“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这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武帝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再者，传曰：“汉

① 《史记》卷103《万石张叔列传》。

② 《史记》卷28《封禅书》。

③ 《史记》卷27《天官书》。

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接着“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对二次伐宛的作用及武帝这些举措，司马迁从历史角度出发，显然是给予肯定的。

当然，司马迁对二次伐宛某些方面也不乏驳斥，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武帝用人不当，仍然使用李广利，兴师动众，使得战备远超战争本身所需。转载：武帝“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佗以万数。多资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二是揭露了西汉将领的腐败现象，即“一将功成万骨枯”。传云“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而且其他将领也相应受封。这说明，由于将领贪污腐败使得战争所耗远超战争本身所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迁描述道：大宛一方却能齐心协力抗击来侵，后之虽降，却能力斩叛“国”之人——昧蔡。可见，司马迁对大宛之战，主要意在批评“自己”汉方，特别是武帝在选将与治军方面的腐败。

二 张骞凿空

张骞是西汉与西域官方关系的开拓者。故司马迁将其开通西域称为“凿空”。这只是字面之意，其中也蕴含着前者对后者经营西域之概括与得失总结。

1. 以义属之

以实录精神著称的司马迁，通过笔墨全景式展现了张骞出使与经营西域全过程。其中也包含了张骞对西域诸国情况的了解，及向武帝提出经营的总方针。传云：“天子既闻大宛……之属皆大国……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这里点到了诸国两种国情：兵弱与兵强。西汉经济均对二者有吸引力，汉可通过经济为先导、纽带与之建立关系，继而达到“利朝”目的，实际而言，二者是平等、互惠互利的。后来事实证明，张骞此说是非常

有建设性的。同时，他也提出一个富有传统又有远瞻性的经营理念“以义属之”。换言之，诚信建交，以德施治。他本人在经营中也始终坚持这一原则。

（1）尊重有礼

这是张骞经营西域的一个成功点，如上所指，他二次出使西域，携带重财物，欲联合乌孙，虽遭拒绝，但却没有任何轻视对方的举动，而是带其使者一同归汉地，“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这为汉以后联合乌孙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后来乌孙还主动请婚于汉，愿与之结为昆弟。与此相反，张骞之后武帝派去西域唯利是图、无德行的使者，在遇到相似情况时，表现得是不守诚信与无礼，进而引发矛盾，兵戎相见。上有详论，此不赘述。

（2）真诚守信

张骞经营西域的又一亮点是他的诚信。他首次抵达大宛时，“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王相信张骞承诺，故成功地将其送往大月氏。反之，张骞也遵守诺言，二次出使乌孙时，携带财物“分遣副使使大宛”等诸国。如前引司马迁给予他很高评价：“宽大信人，蛮夷爱之……以为质（诚信也）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由上观之，“以义属之”是他的成功所在，也为汉朝经营西域初期树立了良好形象，并拉开了两地友好交往的序幕。

2. 了解风土民情

张骞在经营方面还有一点颇可称道，即他注意了解西域风土人情，并且回汉地后，还将这些信息告诉了汉武帝。这使西汉官方首次对西使路况和西域诸国风土人情有了正面了解，为前者正式经营后者做了基础准备。正如此传的总体性描述：“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

特别是当时汉朝对匈奴作战，急需优良马匹，他则向武帝提供了西域盛产良马的信息，如其云：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本传还送到了西域之马对两地的交流促进：“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